

世界日報

THE WORLD
Morning Post

張大兩日每
號百五第

中華民國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電報掛號五一四

訂價表

類別	零售	本埠	外埠	國外
本埠	每份五分	每月一元二角	每月一元五角	每月二元
外埠	每份五分	每月一元五角	每月二元	每月三元
國外	每份五分	每月二元	每月三元	每月四元

廣告刊例

類別	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第四版
本埠	每行一元	每行八角	每行六角	每行四角
外埠	每行一元二角	每行一元	每行八角	每行六角
國外	每行一元五角	每行一元二角	每行一元	每行八角

東方大學附屬中學啓事

本校奉 部令改組定名為交通中學繼續進行招收男女生特此通告

國立北京工業大學招生廣告

本校奉 部令改組定名為交通中學繼續進行招收男女生特此通告

北京適存中學校招生

本校奉 部令改組定名為交通中學繼續進行招收男女生特此通告

文化大學暨文化中學招生

本校奉 部令改組定名為交通中學繼續進行招收男女生特此通告

私立中央女子中學校招生

本校奉 部令改組定名為交通中學繼續進行招收男女生特此通告

北京華北中學招生

本校奉 部令改組定名為交通中學繼續進行招收男女生特此通告

北京中國大學招生

本校奉 部令改組定名為交通中學繼續進行招收男女生特此通告

北京適存中學校招生

本校奉 部令改組定名為交通中學繼續進行招收男女生特此通告

北京體育學校招考第四班新生

報名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三十一日止

北京義文中學招生

本校奉 部令改組定名為交通中學繼續進行招收男女生特此通告

北京平民大學招生

本校奉 部令改組定名為交通中學繼續進行招收男女生特此通告

東方大學招生

本校奉 部令改組定名為交通中學繼續進行招收男女生特此通告

北京中國大學招生

本校奉 部令改組定名為交通中學繼續進行招收男女生特此通告

北京適存中學校招生

本校奉 部令改組定名為交通中學繼續進行招收男女生特此通告

北京中國大學招生

本校奉 部令改組定名為交通中學繼續進行招收男女生特此通告

民國地誌總論之部再版預約

北京師範大學地系主任白眉初先生著
定價五元 預約三元
A. 效用及略歷
B. 內容及重量
C. 預約截止時期
D. 購券及取書地點

北京中國醫藥專門學校招考第二班預
科男女新生

Ica

商務印書館獨家經理
德國伊卡 高相照相鏡及一切照相材料

為下學期着想！

採用商務印書館出版新學制教科書
可以增進教學的效率

九丹

專治各種疑難雜症
每料十二付大洋二元

1

100

100

五
山
南
東
興
附
愛
甘
寧

1

著名義俠情奇月

"BURNING
影電天麗滿加

(子太換編)

博

均照孟令琨宋

楊大 板察 檢察 審判 地方 陽地 遼天 署奉

督推 審判 林第 方庭 地方 林地 森署 與式

事徐分廳縣地安徽署安黎汝廳檢

方振 湖北 令 傅琛 長孫 檢察 判廳 判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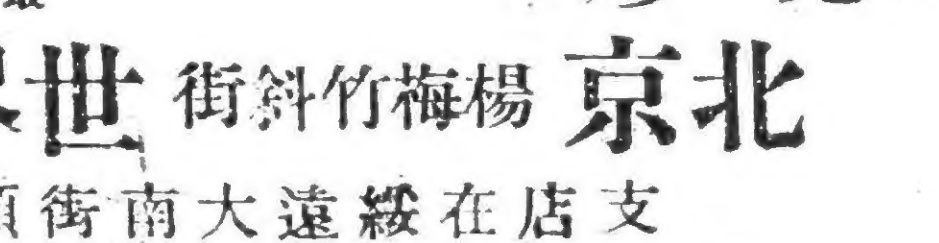
地方 江鄧 獨忠 事李 分應 泉蘭 令

長 馮 記 官
軍 學 尤 要
病 故 陳 郵

中將 用彰

中將 用彰

會賢堂
前門外
虎坊橋
迤北南
新舊



行發局書界
街東前府德

世街斜竹梅楊 京北
頁街南大遠綏在店支

新學制
教育部立案
(一)中學部
招初級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名
登報起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掛班生片附書報名
八月二十六日考試每期學費十八元雜費運動費各
五角宿舍則胡明本院報名
元角宿舍者附雜費十六元
(二)補習部
本部分採選科制設國英歷史地理諸科各科依程度
淺深分設三班或四班及夜間小學中學高小中學
業者均有相當班次補習
元之規律計算寄宿者與中學部同現在報名九月二號開學

鄒府計開

先嚴石壽府君痛疾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三十日戌時壽終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六十五年夏歷六月十五日未時享壽八十八歲此訃聞

親友

棘人鄒魯率子梅越和章泣告

治喪處廣東潮州大埔縣城內本宅

律師 余天休博士 寓宣內下窪子四號
電話南局四二九八

德國新製六零六
兼備淋病疫苗
注射無痛
取費廉半
北京東城王府大街多福巷甲十八號

本所統治內專治花柳病梅毒淋六零六血注射急慢淋
 外各科疾病根注射六零六管注射病最新藥從廉
 茲本新法戒烟毫無痛苦種牛痘隨時門診二毛貧不計藥價從廉
 號電話南局三千一百九十七號
 前門外西河沿首路北門四十四號

[illegible]

久大藥房
開張伊始藥品一律九折
上海特

世界日報副刊

◀日八十月七年五十▶
◀號八十第卷一第▶

(一) 舊戲與趙太伴 (續完) 向培良

(二) 民意甲 健攻

(三) 印度寓言 北茂

逍遙生鑒

信到。你要我把證據寄給你，說不寄就是一別有作用，自有相當對付。」証據我有，可要保存着，不能寄給你。請你重新翻出「平大週刊」第五十六期（本年六月二日出版）裏的第三篇文章看一次就是了。

舊戲與趙太侔

向培良

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地方，演唱差不多與彩排一樣受歡迎，而且這種趨向日益顯明（並且北京——舊戲最發達的地方——普通都叫「聽」戲，不叫「看」戲），這意味是可深長思的。

關於音樂的改革，趙先生是自知沒有瓣法，改革音樂，便是根本推翻舊戲法的。

那麼他怎麼能够倡言改革舊戲呢？或者我們可以丟開能與不能的問題，看看舊戲到底有否改革的價值。若是舊戲尚有改革改動的價值，則一時縱然不能，只要幹下去，將來總有希望的。但是舊戲到底有什麼可改革的價值呢？

趙先生根本的錯誤是把虛偽的東西認作象徵，把現實底錯誤認作超越現實，把一些自然的東西認為脫離自然。象徵並不是什麼記號，乃是剝開外形，徑直去抓着情感而精神，而又徑直地把它這情感同精神表現出來了底東西。所以代數中的 π 決不能說是象徵，電碼同旗語之類也決不能說是象徵。所以青島並不是代表某一件東西，或者某一件東西的記號，一切的象徵都是如此。舊戲的動動作決不是象徵，因為牠們沒有情感。牠們只是現實的錯誤同一些不合自然的東西。拿着

鞭子，不過是騎馬的行爲的記號，而不能表出騎馬的情感，或者騎馬那件行爲的精神。牠們不能超脫現實，脫離自然，而反受了現實，受了自然沉重的反攻，絲毫不能站立起來。

縱然我們承認在戲劇裏需要節奏，需要規律，我們仍然毫不需要台步需要身段之類。甚至於我們承認在某一位位，有一定的姿態的步伐（譬如說是步伐），需要有一定的尺寸，一定的時間，我們仍然不需要台步，身段之類。牠們是死的，沒有理由的，沒有情緒的，所以我們毫不遲遲地可以定牠們的死刑。例如穿八卦衣的軍師要一步步走到台口，這是一種什麼節奏，什麼規律？

至於臉譜，則趙先生等（這裏面尚包全余上沅先生）大概被牠的奇異的，刺目的，不調和的色彩所驚駭，誘引，壓迫，把

是一個什麼東西底本原忘記了，便有了一綫出西洋假面具以上」的話。原來臉譜在舊戲裏只佔一小部份，只是淨面副淨有（湖兩褶）丑爲三花臉，但嚴格說起來，丑的白粉畫鼻並不算臉譜，只用以增加滑稽的趣味，但在這一點上，她却有比臉譜更高的意義。臉譜的作用，是拿來分別人的道德同種類的；所以白臉爲奸，黑臉爲忠，綠臉爲強盜，金臉爲神。她並不與人的性格，劇中的情緒或環境有關係。我們甚至於不能找出能夠表現某種感情如悲戲，威武或滑稽的臉譜來，只覺亂雜亂，奇異，可怕，或者可憎惡而；這是多麼貧乏的無聊的東西呵！

誠然，我們需要節奏，規律，需要超越現實，或者有時需要奇特的化裝（臉底同即飾底），但我們得重新創造，創造與戲劇整個的生命，全部的情緒相和諧的東西。所有一切虛偽的，錯誤的，不合自然的台步，身段，臉譜，戲裝，總而言之，舊戲的一切，沒有特殊的東西（除極極少的例外）舊戲的調子沒有與戲中情緒調和的，應該趕到戲劇，趕到藝術的範圍以外去。

有如趙天伴先生所說，舊戲是具有民族

性的，但是多麼一種惡劣的民族性呵！民族性這東西，並不能以為牠是「我們的」，便是一「好的」呵！

我們的民族，喜歡一種淺薄的肉的刺激，喜歡從別人的痛苦裏得喜滿足，歡玩弄傷害殘酷同性的侮辱！喜歡嘈雜，滾滾的感性的遊戲，而又因為音樂在我們民族裏太缺乏的原故，所以藉戲裏應運而生，風靡了中下階級的人，風靡了遺老和遺少，風靡了知識階級，一直到風靡了研究劇的人！

所以，在一個黑暗，空氣污濁的大庭裏，我們看見許多伸長的脖子，餓狼似的吞吃的眼睛，浮淺的消渴的心情，在那裏作為齣戲的觀眾；侮辱，殘酷，下流，性的侮辱，粗劣的刺激，就是他們所需以滿足他們獸欲的東西；而被犧牲者，被他們所吞噬的乃是戲劇同演員的人格！學者，教授，博士，留學生們在他的美滿的環境過得太好的時候到戲園子裏去消遣四五个鐘頭，捧角，叫板，使他們沉迷的腦經由麻木而死滅，去領教那男子扮女的艺术——這誠然是一種大藝術，因為無論是你或是女子，都可以從這裏得到性的滿足——這也是很「有意」的研究戲劇，要深入人性隱微處的東西，却得多麼煩雜討厭的東西呵！（男子扮女自然演戲一大事，并不如趙先生所說不成問題

現在所有幾個最著名的旦角，無論京滬，都是男子。又我去年到河南，彼處的戲班有男女合演的，却並不由男女分演兩性的角色。這是因為旦角要求尖銳高燥的嗓音，同扭扭肉麻的身段，女子不及男子適合這兩個條件的原故。）

衛西琴之流的外國人，貪玩中國的古董，讚美舊的禮教，是因為想要留着這一個古國，永遠作他們開心玩耍的地方。至於我們自己，若不甘作古董，是早要跳起來前邁的。中國的繪畫，在西歐受一點歡迎，是因為他們覺得新鮮，別致，好玩兒，所以不妨試一下。而因為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的好的精神，好的方法，所以不妨試一下。至於我們自己所有的是什麼呢？講到戲劇，我們根本就沒有戲劇這件東西，只有妨碍戲劇發展的舊戲。

不要講什麼越趨現實，脫離自然罷。我們還沒有鑽進現實，還沒認識自然呢！可憐的貧乏的國度，不經過自然主義的洗禮，是終久不會有好的藝術產生的。

（附言）以前我曾同余上沅先生辨論過好幾次，為戲劇的問題；但始終沒有得到余先生的答覆。現在趙先生既那麼贊美舊戲，稱之為國劇，我想趙先生一定

[illegible]

酒 清喉藏青果廣東化佛紅 三蛇胆陳皮喉症丸
雞白鳳丸小兒回春丹參茸衛生丸 神效珠珀保嬰丸
本號備有詳細藥目函索即寄廣東分設
保太和藥店啟設北京大柵欄西口路南
電話南局一六六一

藥良
丹諸
行
藥

[illegible]

有更好的理由給我們看。我敬待著。

民意甲 歌謠雜誌之二

民意甲 哥羅雜談之二

歌謠與時事並脫不了關係。凡有一個動，民衆沒有沒有意見發表的。他們的歌就在歌謠裏。從來人以爲國家的大變動預兆的，往往用意謠來附會。我們只可將此事變以後專爲此事變而發生的東西；相信謠語的說法。

不信是意大

瑞蓮，後打太行山。」「太行山上幾座廟？」「一排溜三座廟。」「什麼門？」「紅荆門。」「什麼開？」「鐵打鑰匙兩頭開。」「開不開？」「拿根柢。」「柢不開？」「天上掉個火星來，吧；開了來。」

日本攻青島，即據當首衝，日兵騷擾，即墨就有

日本鬼，喝涼水，生地瓜，不離嘴；到青

有的觀望
宣統回了朋，禿頭要開瓢，宣統跑了。禿
頭好了。（山東招遠）。

有的猶豫，——

不剃辮子没法混，剃了辮子怕張勳！（直
隸樂亭。）河南南陽刷字作去字。山東
招遠莒萊黃縣一帶刷作割。

泰安作：

帶了辮子没法混，割了辮子怕張勳！
割一半，留一半，給張勳刷真面。

因時事發生的歌謠也有些有地方性的。傳事變在某地發生，給某地民衆就有極深刻的印象，只能在這地方有極流行的歌謠。地方不能有的。所以，河南的鄆縣咸陽才有

毛兒毛兒拉梭子，回頭看，三板子。
河永路之間有鐵道，唐子時候就有
拋撇路，拔線桿。看看洋人難不難！
和學盛行在直隸，隆平就有

北回人很厲害，陝西渭北就有
回，回，回，打鑼錘，家家屋裏都有
英合辦了福公司，焦作一帶就有
通，賈實快？」也不遲，也不快；先打

深。以別。鬼。○
義和拳時候，漳河有
紅燈照穿的道，紅袍子，紅襖紅裏褲，殺
了紅毛子，滅了天主教，拆了鬼子樓，
扒了老鐵道，電線杆子給他燒了。
紅毛哥，紅毛哥，再來十回也不多！
民衆的意見大都跟著他們心理變的。一
般的心理愛因襲，對於新的變動總有些不高
興。所以；山東招遠蓬萊黃縣一帶，有
革命黨，不用愁，先割辮子後割頭！
辮子問題成了他們的中心。民國以來，有的
希望——
宣統出了朝，小套開了瓢。（吉林）。
宣統回朝，禿子開瓢，（奉天南部），

於是乎恨剪辮子的道：
七月十五割辮子，八月十五殺鞑子！（山東恩縣）

鄉帥復辟，他家鄉的奉新就有：
看，看，看，赤田出了一個張大王，好就好，不好就要晃閻王！

這些心理的異同也是有地方性的，這種地方性是關係於地方文明的程度和歷來的民族性。光復以後，他們替民國革命。可是不滿意民國的都是北方流行的，贊成民國的是南方的。吉林人說：

五色旗不沿邊，掀起老袁作幾天！
奉天南部人說：

五色國旗沒有邊，中華民國不幾天！
山東招遠一帶人說，：

72

五色旗沒有邊兒，大總統做幾天

太后還要走。(直隸)。

仍舊命令鼓手儘力的敲着鼓，鼓勵他手下兵

東恩縣人說；五色旗沒有邊，大總統作幾天；天也怒，先割辮子後割頭！

聯合肥人在宣統元年鬧旱荒，他們就弄，宣統，無水種；要栽秧，拿弄槍；要割稻，重換國號！

江義島人說；火螢蟲，夜夜紅；夜夜吹竹筒，竹筒破；末世世界，世界無奈何，索性大破；！

揚州城，十二門；宣統江山坐不成！六吊橋，四水關，中華民國保平安！

至於每一事變，民衆除了隨性的守，他似乎並無多大成見。

隸人講光復與義和拳的比較就說；這時不靠善，二四加一五；滿天紅燈盞時才叫苦！

以，他們常在事變之後，把經驗說出來，修廟，清末修道。（天津）

明末無青草，清末無白丁。山東文白丁捐納粟購官）。

印度寓言

(十七) 受過好教育的與未受好教育的

有一次，一個人站在一個東方的市場上，說，「國王命令我來召集所有已受過好撫養和好教育的人，帶同了他們去見他，因為他要獎勵他們。」

凡是聽見他這報告的人都跟着他走。於是他被全體的市民團圍住了，走向王宮裏去。不料他忽然回轉身來說，「國王剛才傳信給我說，他的意思是来帮助那些沒有受過好撫養和好教育的人，要彌補他們的不幸！」人羣在他的後面躊躇了一會兒，仍舊一個一個的跟着他，自認作未受過好撫養與好教育的人，去受承國王的恩典。

那個人說，「風怎樣的吹，世界就怎樣的轉！」

(十八) 鼓與行軍

一個軍隊正在一個樹林裏通過，要想免去與鄰近的更大的一隊敵軍接觸。鼓手依舊是敲着他的鼓，雖然敲得不很響。

然而這個鼓聲竟引起了敵人的注意，結

個來源中來的。」

（十九）貓頭鷹與老鴉

貓頭鷹是白天看不見的，而老鴉是黑夜看不見的。當兩者做仇敵的時候，貓頭鷹對老鴉說，「我們不像你們的需要太暗；沒有太暗，我們也一樣可以過日子，因為我們在黑暗中看得見的。」

老鴉說，「我們不相信你們能在黑暗中看得見；你們在白天還有不見，到了晚上更看不見了。」

後來他們成了朋友，貓頭鷹對老鴉說，「你們在黑夜看不見。因為你們是黑夜的一部分；否則你們的羽毛，怎會這樣黑呢？」

老鴉也同樣的恭維，說，「你們在白天看不見，因為你們的眼是太暗的一部分；否則你們的眼，怎這樣的光明而圓呢？」

於是他們一起說，「愛憎都是非。」

教育界

國立九校共挽蔡元培

教部及北大各團體。函電挽蔡一節。迭誌本報。茲聞國立九校。亦以蔡爲學界泰斗。京師教育際此危急存亡之秋。非蔡

滄京主持不可。特致蔡函。請早日來京。其原函探錄如下。
子民先生大鑒。久遠道範。時切馳思。引領朝思。毋任翹企。邇來京師教育屢瀕絕境。補救維持。殊非易易。先生學界泰斗。中外宗仰。際此教育危急存亡之秋。非得德宏量遠如先生者。不足以資進展。比聞蒲輪回國。息影滬濱。同人等瞻念教育之存亡。仰慕輝之信切。謹函函恭懇台端。早日蒞京主持商榷不獨九校同人。深資倚畀。即首都教育。亦同慶更難也。專肅敬頌道綏。林風暇。易培基胡敦復復代。(顧成代)孫柳溪。張貽惠。章祖純。馬君武。(吳承洛代)屠孝定。蔣夢麟。(余文燦代)

北大校長已有繼任之擬議耶

某方消息。蔡元培對北京教育界認為毫無辦法。確有不肯北來之意。在大方面。雖極端希望蔡氏復職。但事實上恐難做到。開對繼任之人。現有兩派主張。(一)湯爾和(二)石瑛。結果湯派恐要佔勝。將來發表。並須以代蔡名義行之云。

財部進行教育庫券

▲日來正與稅務司接洽
中央財政。已瀕絕境。教育界目前惟一救濟辦法。只有俄庫
欸一着。惟按照中俄協定。此欸係專爲擴充教育之用。辦理
教育庫欸。須有兩先決問題。(一)俄欸委員會之同意。(二)
稅務司之承認昨日閣議首先決定將中國俄欸委員徐謙蔡

充職。以湯爾和張嘉森補充。確是辦理庫
平會爲洛系健將。與蔡元培關係甚深。以

決無問題。且按照俄欽委會章程。凡關於欽項之支配。須三個委員（中二俄一）一致同意。方能施行。惟張在此間附充委員。其無反對教育庫券計畫可知。至俄強在此間開辦部前日確有一公函致外敷兩部。內容略云。關於發行教育庫券一事應先派員與總稅務司暨俄欽委會接洽妥帖。再行提出開議決定等語。足見該部對此事已在積極進行中也。姑誌之以待証實。

本屆發出之九校經費

數部消息。財部所發之教育經費五十萬。爲中華懋業銀行支票。下星期三兌款。教育部行政費亦係是日兌款。平均估計。九校方面以十萬元支配。各校能得三成。數部因新舊預算不同。各部員只能得二成餘。惟任可滲爲顧念體面計。急思實發人欠薪暫爲擱置。此次發薪以現時在部之人爲限。預決將舊人欠薪暫爲擱置。大校長發薪以現時在部之人爲限。預計可以敷足三日之數。但須下星期三方能發款。又聞九校方面需款頗急。昨日有主貼息先行取款者。九校款項或者明日可以能發。亦未可知云。

九校惟有希望俄欵矣

▲大部分擴充全國教育

▲小部分救濟國立九校

關於俄款發行教育庫券一事。勢在必行。將來總可實現。惟聞九校方面對此事之態度。大致如下。(一)俄款作爲全國教育經費。係九校兩年前之工作。此時自應反對移作他用。(二)希望以大部份擴充全國教育。(三)希望以小部份款登國立九校。因九校爲教育部之機關。值此政局桎梏之際。不得不設法維持也。

交通。工程。財政。外交。
業。農業。統計。警務。特種
科學。

▲訓練所之簡章 (一)訓練所之目的。爲養成黨務政務之所之目的。普通辦事人才。(二)訓練所之學務員。由院學務員兼任。(三)訓練所暫定考選學員百

教育部訓令法大交還院址

▲明日送達

教部對收回兩院院址訓令。昨早已由庶務科起稿。如無變化。明日即可送到。原令大意如左。

爲令事。案准內務部函開。准國務院函開。本部(內務部)提議收回兩院院址一案。經閣議決定。應由教育部收回。內務部函知教育部辦理等因。相應函請貴部。(教部)查照辦理等因。准此合亟令仰該校遵照此令。

又開法方面。教職員主張張房屋就免後。再行騰讓。學生方面。則主張堅持到底。無論如何。不能騰交云。

胡適出京赴英講學

胡氏著人辦理。開胡已推林風眠。鄧以欽。余上沅三氏云。

胡氏已於昨(十七日)下午八時由東站出京。假道萊西學。

亞。轉赴英國倫敦。又聞比國退還庚子賠款總額為八百餘萬

比使華洛思已與胡氏商洽。作為提倡中比藝術之用。并請

胡氏著人辦理。開胡已推林風眠。鄧以欽。余上沅三氏云。

初試以國文及三民主義。

(二) 復試以各項普通通科學。

(三) 口試。

(五) 訓練時期為六個月。期滿後。按

照其學力調充普通行政職務及

黃炎培宣傳職業教育

▲來往於滬寧杭三地
據教育界消息。黃炎培月餘以來。來往於滬寧杭三地。盡量宣傳職業教育云。

廣州組織學術院

▲全院組織大綱

每月給津貼洋十五元。(七)
學員在訓練期內。如有性行不良。違反紀律者。荒惰學業者。隨時懲戒開除之。(八)訓練所之科目如下。速記。統計。孫文主義。黨史。黨章。黨綱。政治主義。黨史。黨章。黨綱。經濟學原理。

▲訓練所之簡章

▲**全院經費預算**

某教育團體昨接廣州電訊。張學務員四人。事務主任一人。靜江所提議辦理之學術院。行事務員四人。(四)暫定學員。將成立。該院組織大綱。及附百人。其入院資格如下。(甲)政黨政治訓練所簡章。與夫全院。在國內外大學畢業或專門學經費預算。均經擬就。茲分別列舉業者(乙)年在二十四歲以上三十四歲以下者。(一)本院內志趣純正。身體強健。無以延致專門人才。官現建設計嗜好者。(丁)中國國民黨。(五)進發。

▲**全院經費預算**

(甲)政學院學員津貼。百元。(乙)黨政訓練所學員津貼。百元。一五〇元。(丙)伙食二百元。二四〇元。(丁)職員。(一)事務主任。一二〇元。(二)事務主任。一二〇元。(三)學務員。六〇元。(四)學務員。二四〇元。

整理各項政務爲宗旨。一員或同情于本黨
院務由理事會主持。理事五入院之手續

由中央黨部委任。(三)在理一個黨員之介紹。(乙)驗明文憑二旅行八〇〇元。(三)其
 事會之下。設學務主任一人。(丙)徵取其爲國爲黨之實施他七〇〇元。共一二六〇元

明珠

李太太屈服了！
這可說是一騎虎不下了一了，
張太太怎能便停了他的漫罵？
她想：「怎樣才能使李太太屈

日發表其結果了。恭賀！恭賀！新總統之正式通電，已告結束，於十六日黎明隨着王聘老三，居然當選遊戲的大總統了。據順天時報的記者所說，這真是真正民意的表現。不錯，北京城國內的民意，真的是這樣，你不聽得王聘老三，很耳熟嗎？

撇開王侯先生不講，我們可以替溥儀元生訴冤枉。溥儀先做中華民族的總統，副總統，並非知己之言。幸而聖裁他不及王先生，與將軍多，不然，豈不是使他崇高而就下嗎？啊呀！溥儀先生真屈軍多了！

溥儀先生而做了總統，那還可說也，因為雖然不是皇帝，也是國家的元首。但是他若果然當選了副總統，那才大遭其難呢！你想，王聘老是做過溥儀的副總統，現在却執掌其權的一副，豈非冠履倒置！（在這老心眼中）現在却真是溥儀先生屈尊了。然而這也是民意！

哈哈！哈哈！

人好，這在貧富階級懸殊的社會裏，算是一件最不好的事情，因為可致你抬不起頭來。

張太太究竟聰明，拋開本題，另拿索債挾制李太太了。很太太是不認識字的，她找到她的丈夫未去天津時，寫就的存摺賬，請同院居住的楊先生替看了看，李太太在一年裏，曾借過人家大洋共十五元。她嬌傲地冷笑又冷笑，走進李太太

藝海一勺

談丑 (六) (聖吁)

茹富盛 爲富蘭之弟，前四年同在富連成出科。茹之戲，頗能取法乎上，方巾丑尤妙，在科班時，書見其與富蘭茹富蘭連甫（時曰小金鐘）等，合演英莢會，茹去蔣幹，真得唐長華之神髓。富蘭去周瑜，玩其弟子掌上。此與弟兄合演落馬湖，當場調笑，一撥可笑。富蘭身量矮小，以布止，惡乎可？吳怒曰：「從我者照此，違我者。」茹某之妻，負氣而死。乙某乃於晝夜之際，私約二人將其妻之尸，懸於甲之門外，欲行誣於吳。甲知之，無如何，乃求歸於吳。吳應之，至甲家，命人將尸抬解下，將其原所著之衣服脫下，另易新衣履。衆皆不之。甫竟，命復懸於其上。衆皆不可。甲曰：「既解尸下，私掩埋之，或可免獄矣。」復懸之，自辯罪。此惡乎可？吳怒曰：「從我者照此，違我者。」茹某之妻，負氣而死。乙某乃於晝夜之際，私約二人將其妻之尸，懸於甲之門外，欲行誣於吳。甲知之，無如何，乃求歸於吳。吳應之，至甲家，命人將尸抬解下，將其原所著之衣服脫下，另易新衣履。衆皆不之。甫竟，命復懸於其上。衆皆不可。甲曰：「既解尸下，私掩埋之，或可免獄矣。」復懸之，自辯罪。此惡乎可？吳怒曰：「從我者照此，違我者。」

「李大媽！」

「呀！張太太！請坐！李太太仍鎮靜地張大媽，沒有露出春風得意的春風面；但她一轉眼，睨見張太太手拿的賬簿，便有些慌了。

「李大媽，他爸爸來信，說敬向您要十五塊大洋，說這是一年裏您借用的。」張太太冷笑着說。

「那個？」

「是，十五元，哈哈！」

「那，我張羅吧！」李太太

故，不甚令人注意，如陳富端之架子，則以身體小無可發展，受饑寒之累矣。茹表情尚趨於冷厲，不在規矩外做戲，名雖大彰，尚不致令人討厭，近更帥事王長林，學評梅等戲，預料當有進步也。

雜書館主筆記

已行，不從我者我去，說不得，我從之。乃取一紙書，詞曰：「七尺高樓，一人焉能上弔。」三更後雨，知何足下無眠？三更待之官，爲乙之騙甲耶，遂免甲罪。

又些氣餒了。一可以，鄰居有什麼不能通融？但今晚上，您必須答覆我。」張太太微笑着走開。李太太有些後悔了，不該衝動罵張太太，窮人怎配和富人家鬥氣？欠人的債，便應做人的奴隸。

那許你說過分話？十五元立刻到那裏拿去？李太太委實沒有辦法了。她左思右想，還是向張太太賠個不是吧！

「是向張太太賠個不是吧！」脚趑趄着，險性忙着，口喘喘着，走進張太太的門。

「李大媽！您倒送過來啦？請坐。」張太太故意從椅裏，站起來，滿面笑容，很客氣地招呼。

立刻到那裏拿去？李太太委實沒有辦法了。她左思右想，還是向張太太賠個不是吧！

「是向張太太賠個不是吧！」脚趑趄着，險性忙着，口喘喘着，走進張太太的門。

「李大媽！您倒送過來啦？請坐。」張太太故意從椅裏，站起來，滿面笑容，很客氣地招呼。

以是縱橫三鎮，莫敢侮之。近始逝世，余深仰之，爰集其事，彙記如次焉。

謝仲虎，賈子人，資稟早逆，一隨父質遷爲生。性素褻戾，一日，與其父角口，交觸之際，謝奮拳一擊，而其父仆死矣。謝有句云：「深宵歸來，父在婦室，中之羞憤而一擊，因而誤傷，父命西去。」六旬，討殺賊縣署，自請置身鼎鑊，處之平常，只令兵士急遣苗兵附近離大道半里之地，安營設帳，而緊懸帑裹於草人背上。其重要之行軍利器，各自攜帶妥好，靜坐帳中，聽其號令。

日而苗兵來犯，熊令授邊，頃刻間號聲大作，兵紛紛後退，頃苗兵亦不覺大見。兵鋒外尚有兵在趨而視之，見爲草人頗引爲怪，然不忍悉其軍服包裹塗染戰而爭所得。方賊乘其未備，即舉鎗而遁，道旁設發，至晚，即

作了一通逃來時，什麼話都沒有！——李太太想着：經過半晌，她不管張太太的話，另說別的事了！「張大媽！我昨晚說了一句不好聽的話，請您不要見怪！」

「見什麼怪？一張太太沉下了臉了。」

「總是求：『不要見怪！』」李太太消消地又說了許多賠不是的話，最後才說了許多賠不是的話，然後，她說張太太「沒要緊，十五元，慢慢慢慢……」

命疑不決，得以未滅。

吳伯侯者荊州人也。長於詞令。革命心懷大志，年二十即從事軍間，統兵數十年，所向無敵，有受寇者求之莫不允。一日鄉人其智謀富有過人處，惜後元氣

時始會其大隊於某鎮上焉。按法吧，遲早都可以，「這麼一

李太太喜天大地走了，張太太自言自語：「李太太屈服了。」

[illegible]

